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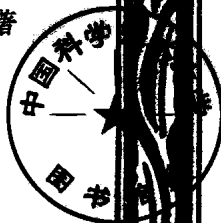
古典文學名著選譯

第十一種

巴黎的饕餮

法國 E. 左拉 著

李青崖 譯



國際文化服務社印行

古典文學名著選譯第十一種

饕餮的巴黎

原 名 Le Ventre de Paris

原 著 者 Emile Zola

中 譯 者 李 青 崖

出 版 者 國 際 文 化 服 務 社

地址：上海虹口乍浦路七十五號

電 話 46364 46365

出版日期 一九五一年六月初版 1500冊

一九五三年三月再版 1501-3500冊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題記在譯文之前

在盧恭馬伽爾家傳之中，這本原文名曰 *Le Ventre de Paris*（直譯是巴黎的肚子）的小說，是左拉首先發表的第三部；根據若弗內爾的記載，發表的年代約在一八七三至七五年之間，書中所指定的時代是法蘭西第二帝國的初期，而女主角葛莎在馬伽爾家的班輩是第三代。

可是男主角弗洛蘭的意識的製造者，却不是第二帝國的本身而是第二帝國的前奏曲；這前奏曲的頂點就是書中一再述及的「十二月四日」那一天。所以若是要明白這本書裏男女兩主角的個性和環境，自然須得對於這一天有點兒認識，因此我根據馬萊和格里萊二氏合著的十九世紀史，摘譯幾行在下邊：

「法蘭西第二共和國總統魯意拿破倫，利用自身在政治的地位實行叛國稱帝的陰謀，時機所及終於在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發表兩道籌備已久的命令：

一、解散國會，

二、召集全民會議，以總投票來詢問全國是否擁護路易拿破倫和是否付以重定憲法的必要之權力；

同時，軍警正經着手逮捕國會議員中之主張組織合法的抵抗者了。這一來，巴黎就明顯地陷入了人心皇皇的境界……

「次日，巴黎城外的市民，已經在某幾處築好了防禦工事表示抵抗；不過他們的意志並不積極，而軍事當局反故意約束士兵不許走出營房，總爲如此「可使變叛者有發展的時間，而撲滅他們的唯一妙法也就在此。」……

「四日，在早上，許多防禦工事已經從巴黎中心各區向北部延長了，午后二時許，軍隊出發了，在塞滿了看熱鬧者的各處廣衢上開到了一師人。忽然，這些兵士開始向這些看熱鬧者開槍了；事後查出受彈而死者在一百五十人以上，傷者的數目更多。可是這番屠殺並沒有摧毀人民的抵抗力，所以更須對於附近的工事加以強力的掃除……這種掃除行動直到夜間九時才獲得他們的「戰果」——是爲「四日之變」。

「……政變 Coup d'Etat 從此揭去面具了，政府利用「四日之變」來恐嚇一般布爾喬瓦 Bourgeois 階級，說這番事變是社會黨和農民黨的嘗試；於以藉此來大規模地逮捕人民：一七九三年以後從未再見的恐怖時代又在法國再現了；——從拿破侖三世被廢之后所遺留下來的筆記之中，我們發見當時被逮捕的人數將近有二萬七千之多，但是遠遠低於實在數目。所有被捕的人，都在十二月八日，被政府一道命令放流到阿爾及里和圭亞納兩個屬於法國的海外殖民地做苦工去了，但是絕沒有經過審判……」

第二年，魯意拿破侖在搬演了種種偽造民意的活劇之后，終於在十二月二日就任法蘭西第二帝國的皇帝，是為拿破侖三世；到了十八載之后的一八七〇年和普魯士戰敗投降，他的帝統和帝國就同時結束。

弗洛蘭當然是二萬七千以上的犧牲中之一，這種犧牲生活在他心裏構成的憎恨是可想而知的了，而況他在七年以后回到巴黎所目覩的仍舊是「肥瘦懸殊」的世界！所以左拉就選擇了巴黎的中央菜市場做弗洛蘭重回巴黎過活的背景，而以巴黎那些「肥者」的饕餮情狀使弗洛蘭心裏的憎恨由喚醒而達到逐步加強，以至於籌備他那種幻想式的政治行動。

就表面的現象而論，法蘭西第二帝國在十九世紀的歷史上，似乎是一個「小康時期」；其所以如此者，第一是數十年的內部爭奪在此時期中暫得休息，第二是政府利用科學去作海外殖民政策的工具。所以凡是在這時期中知道「自肥」方法而又有「自肥」資本的人，多數都成了「肥者」；當然他們非以「安分守己」的立場感謝他們的「皇上」不可了。左拉在這些「肥者」之中選擇了一個嘉莎來做弗洛蘭的對手，而把大伯子和弟婦的關係派給他們兩個人。

這一個「瘦者」和一個「肥者」在接觸了之后，就慢慢各自從各自的意識裏發生相互間的磨擦起來，接着作者所選擇的主要配角如葛呂，露綺思，伽瓦爾和薩蓋都次第登場了，於是這男女兩主角之間的磨擦就演進而化作了衝突。到了最后的尖端，弗洛蘭這個「瘦者」，當然又在「肥者們」的「圍剿」之下，再度變成了犧牲，於是那一羣借饕餮以「自肥」的「安分守己」者流，

大有從此天下太平之概！

有了這一點兒算不得甚麼的簡單分析，再加上書中那個旁觀者的畫師克羅德的種種批評，我們對於左拉這時候的人生觀不難瞭如指掌；因為書裏的中央菜市場這個小宇宙，正是透過作者的氣質 *Son temperament* 的小宇宙。

就描寫的藝術而論，則近世以研究左拉知名的勒倍爾 *Ed. Lepelletier* 稱贊這本書是「一幅巨靈式的靜物寫生」，因為中央菜市場在當年的巴黎確乎是一所偉大的時代建築物，而建築術在時代上的力量已經由教堂和修道院那些屬於「神」的方面，漸次擴張到車站船塢戲院醫院身上來，這些場所和菜市場不僅同是屬於「人」之所必需，並且同樣代表電氣和蒸汽世紀之工業的，實證的和科學的時代信念；左拉久在公益日報工作，報社和中央菜市場相距不過數步之遙，這所時代建築物何能不致左拉這位時代作者發生興趣。梅蒙社 *Groupe de Medan* 的舊友阿歷克西司 *P. Alexis* 對於左拉爲這本小說而在中央菜市場及其附近街道所作的先后不計次數的準備性散步，有下列的記載：

「某一次我們走到紹山街，他（左拉）忽然對我說：「請您轉身回去仔細看看罷！」那真是不常見的，那地方的景象，菜市場各處的屋頂都有一種驚人的氣概。在暮色漸見濃厚之中，竟可以說這是一座由許多巴比倫式宮殿疊成的堆積物。他錄下了這種曾經在他書裏描寫過的印象。他就是這樣和中央菜市場的輪奐面目相習了。手裏握着一枝鉛筆，不論晴雨霧雪或者早晚晝夜，都

時時刻刻來拜訪這些地方，着手紀錄種種不同的氣概。後來，某一次，他在菜市場盤桓過了一夜，來參觀巴黎的營養物品在奇異的民衆的喧嚷之中潮湧而來。他並且和一個守衛者細談，這一個引他走下了地窖子，又引他升到了各館的屋頂上散步……」

從這一段記載，我們可以看出左拉對於中央菜市場是如何注意的了，然而尙不止此，他又參考了在當時並不多見的有關中央菜市場的書籍，並且到警察廳去探詢情形，徵集統計錄和管理規則。然而這種種工作，在左拉無非是要把這座時代的建築物，從紙上用浮彫的手法顯出來，不過他的工具不是線條而是文字。

這怎能說這本小說不是一幅巨鑿式似的靜物寫生呢！然而勒倍爾潔又說這十足是一篇有關口腹的詩。大概左拉受感於中央菜市場的現象和寫作一部小說的需要，決定從場中的食物官殿裏找出人物和背景來，而另一方面，也許受了競爭慾的支配，因此又想自擬於禹戈。於是禹戈的巴黎聖母堂彷彿做了這部小說的模特爾。不過教堂和菜市場是互相矛盾的……前者把神祕和信仰的世界加以「擬人化」的功夫，後者則使我們的物質世界的需要和食慾取得了「肉體化」；然而描寫的瑰奇和渲染的強健，卻同一奔放不羈使讀者目不暇擊。所以這兩部小說在藝術的不朽的決門場上簡直是鬥爭，一造是靈魂，另一造是肉體；一造是聰明，另一造是物質；一造是理想國，另一造是現實世界；一造是司慮思的腦，另一造是司吃喝的胃；一造是過去，正如禹戈早已預料到的，被另一造名曰「現在」者所屠殺。

巴黎的肚子雖然名稱和題材都富於現實性，然而卻是左拉一本最富於詩意的書。這幅靜物是帶着激昂態度帶着抒情意味又帶着生命用一枝浪漫筆調寫成的；倘若擬之於法國浪漫派的畫師，那末則竟不妨說是德拉可瓦的筆調罷。

「浪漫筆調」，這豈不是勒倍爾對於左拉下諷刺嗎？不然，左拉誠然創立了自然主義的信條，可是他自己也未能始終遵守，他的作品里有時反而流露浪漫主義的氣息，這是文學史家所公認的事實；不過他的浪漫筆調確乎是浪漫主義的上品而已！例如他在這本小說裏對於視覺聽覺嗅覺乃至於觸覺所下的種種描寫即其明證。

談到這裏我似乎不妨「打住」了，所以我權且只把翻譯這部小說的經過略敘幾句在下邊：翻譯的工作是一九四三年春天開始的，其時我正在辰溪的湖南大學教書，光陰並不十分閑暇，所以工作通常也未能迅速進行，尤其遇着蔬果蟲魚乃至食品以及種種實體物的名稱，動輒必須翻開好幾種字典，有時甚或還須請教於本草和諸「雅」那類的書，因此所費的時間更大，以至於同人中的所謂國學大師之流，竟認為如是云云「毋乃大是玩物喪志的異事！」所以經過了一年，而全書的譯文不過成了三分之二；彼時的敵人忽然時有空襲經過辰溪，以至於我在某次躲避之中，竟失去了法文原本和譯稿的一小部分，因此翻譯的工作竟在無可說的情形之下中止下來。一九四五年春，我到了重慶了，不久居然輾轉地另行覓得了法文原本，於是又繼續做起翻譯的工作，可是當然更不能迅速了，直到勝利後的三四個月才完成了全書的譯文。其間曾承焦菊隱兄熱

忱地替我把譯文付之手民，可是又因爲是時重慶物價空前地波動，所以未及排完而臨時中輟。

現在我復員到上海又是整整一年了，譯文又在經過兩次周折之後，才於今年五月完成排和校的功夫。可見得在物質困窮的今天，出版這樣一本小書，雖有朋友們的輔助，也竟發生了十年以前夢想不到的困難！

至於書的名稱，我本想用直譯的字而稱之爲「巴黎的肚子」，後來仔細一想，才覺得法文的 *Ventre* 這個名詞的意義並不和「肚子」兩個字十足相同，所以若用直譯的字面，並不能顯出明確的印象，倒不如採用意譯的字面，稱之爲「饕餮的巴黎」，庶幾不難教人明白牠的反面就是「東緊褲帶」的飢餓！

一九四七年六月在江灣題記——青崖。

第一章

在深沈的寂靜環境中，在近郊通衢不見人影的空虛中，許多種園子的人的馬車，帶着合乎旋律的輪子震動，從上坡道兒向巴黎升上來，震動的迴聲，撲着那些分成兩行隱在楓林後面靜臥的房子。一輛運白菜的兩輪車和一輛運豌豆的兩輪車，在內伊橋邊和八輛從南代爾運白蘿蔔和紅蘿蔔下坡而來的大貨車合流了；挽車的馬，都低着腦袋，用那種被坡度壓得更爲遲緩的連續而又嫺情的姿態，信步前進。駕車的人，却伏在車裏的蔬菜上面，包在自己身上的灰黑相間的柳條紋的風衣裏面，直挺挺地躺着，在假寐之中握住韁繩不放。一盞煤氣燈，從黑影構成的帷幕口上，耀着那些由胡蘿蔔簇成的紅花球，由白蘿蔔簇成的白花球，由豌豆和白菜簇成的綠錦，使得一隻皮鞋底上的鉄釘，一件罩衣的袖子，或者一頂便帽的角兒，夾在這些花球和綠錦之間被人窺見。在這條公路上，在附近這些公路上，前前後後，車輛的隱約可辨的隆隆之聲，都報出了相同的運輸和全部的到碼頭的行動，穿過午前兩點鐘的黑暗和碰睡，用這些正在經過之中的食料的聲響，如

同搖着搖籃似地來搖動這座烏黑的城。

馱爾大扎，馬丹佛朗朔瓦的馬，一條過於肥脂的牲口，領着這一系列車子的頭。牠正在半醒半睡之中搖着雙耳前進，剛好走到了長田街頂上的時候，一種突來的恐懼心，教牠頓住四條腿子不動了。於是另外那些牲口的腦袋都頂着了前面車子的尾部，結果，這列車子停住了，一陣由鉄器構成的聲響，夾在那些驚醒了的駕車人的咒罵之中騷動起來。馬丹佛朗朔瓦本來靠着一塊貼着蔬菜的板子，一盞四方小風燈的微光，本來只照着馱爾大扎的發亮的腹部的一邊，這時候她從微光里向各處注視了，然而甚麼也不見。

「喂！老娘，我們走罷，」那列車子的駕車漢子之一跪在車中的白蘿蔔上面喊着，「這是一個甚麼醉鬼罷。」

她俯下身子了，於是瞧見在右邊，幾乎就在馬蹄下面，一堆黑的東西攔住了路線。

「誰也不能壓死人，」她一面跳到地上一面說。

這是一個全身仆着的人，兩臂伸開，腦袋伏在塵土裏。他身體像是異常之長，却瘦得像一枝枯樹幹；神出鬼沒的事，就是馱爾大扎沒有一蹄子把他踏成兩段。馬丹佛朗朔瓦以為他是死了；於是俯下自己的身子，抓着他的手，才覺得那手是熱的。

「喂！漢子！」她從容地說。

但是另外那些駕車的人都不耐煩了。那個跪在白蘿蔔上面的人，重新用乾喘的聲音說道：

『給他一鞭子罷，老娘！……他肚子裏灌滿了，死猪！請您替我把他推到溝裏去罷！』

然而那個人已經睜開了眼睛。他用詫異的眼光向馬丹佛朗瓦看着，却没有動彈一下。她想到他應當是喝醉了，在事實上。

『不應該躺在這裏，您會教人壓壞，』她向那漢子說，『您到那兒去？』

『我不曉得……』他用一道很低的聲音回答。

隨後，他使出勁兒並且顯出不放心的注視：

『我本是到巴黎去的，我跌倒了，我現在不曉得……』

她現在比較看清楚他了，他是使人垂淚的，他那條黑褲子，他那件黑大衣，完全是空洞的，顯出他全身骨瘦如柴的枯態。他那頂黑色粗呢的便帽遮覆似地壓着雙眉，却從一副堅忍艱苦的面孔上，用一種罕見的柔和姿態，表出一雙棕色的大眼。馬丹佛朗瓦想起這樣的人而喝得大醉實在太瘦了。

『喂，您到那裏去，巴黎城裏嗎？』她重新又問。

他沒有立刻回答；這種詢問教他不自在了。他像是自行斟酌；隨後，用矜持的態度：

『那一邊，菜市場附近。』

他終於站起了，費了無窮的事，然而却裝出繼續趕路的樣子。這個種園子的婦人看見他搖搖幌幌靠着她的車轆便問道：

「您乏了嗎？」

「對的，很乏，」他喃喃說。

於是，她用了一道匆忙的聲音並且幾乎生氣的。她推着他一面說道：

「來罷，快點兒，您到我的車上來罷！您現在耽誤了我們的時候，瞧罷！……我正往菜市場去，我可以帶着您和我這些蔬菜同走。」

末了，因為他拒絕，她用那雙強健的胳膊，幾乎像托甚麼似地推着他向那些胡蘿蔔和白蘿蔔堆上一扔，她完全生氣了，高聲嚷道：

「到末了，您可以教我們太平點兒！您真教我生氣，好漢子！……我既然告訴了您說我正往菜市場去——您瞧罷，等會兒，我來叫您。」

她又上車了，靠住那塊木板斜斜地坐着，提起了馱爾大扎的韁繩，牠重新開始前進了，不過却又搖着那雙耳朵來重新催眠自己。其他的車子都跟上來了，整個行列又在黑暗之中擺出了遲緩姿態，重新用車輪的震動撲着那些睡熱了的房子。那些駕車子的人都在風衣裏面重新打盹。那個曾經喊過這個種園子的婦人的，却伸着身子用斥責的口吻說道：

「哈！倒霉！若是應當扶起醉鬼們。您真有耐性，您，老娘！」

車子向前轉動了，牲口自行前進了，腦袋都是低垂的。那個新被馬丹佛朗朔瓦收容的漢子，伏着身子睡下，那雙長腿正在那些充滿了車身後部的白蘿蔔堆上面下垂，他的面部正埋沒在那些

堅立而又散開的胡蘿蔔叢裏；而那雙疲乏了的伸開的胳膊，因為害怕受着一個震動而拋到地上，緊緊地抱着這些由蔬菜構成的沉重的荷載，他向前凝視那兩行無窮盡的煤氣燈，這些煤氣燈在一線由那高而遠的處所增加不已的燈光之中，自行接近並且自行混成一片。天空之中有一層廣泛的白氣浮着，使得巴黎在一種由這些燈火構成的發光氣體之中酣睡。

『我是從南代爾來的，我叫做馬丹佛朗朔瓦，』那個種園子的婦人在過了一會兒之後說。

『自從我失掉了我的當家漢子，每天早起我總得到菜市場去。這真辛苦，不用說！……您呢？』

『我姓弗洛蘭，我來得遠……』那個陌生的人用不自在的態度回答。『我要求您原諒我，我乏極了，說起話來，真教我難受。』

他不願意談天。於是，她也沉默了，略略鬆了繩，任憑他搭在凱爾大扎的脖子上，他正以認識每一塊鋪路石材的牲口資格追隨自己的路線。弗洛蘭雙眼隱着巴黎的廣泛無邊的光氣，想起了那段被他隱瞞的歷史。原來他是從圭亞納逃出來的，那年十二月的變故把他驅到了那邊，最近這兩年以來，他逃到圭亞納的荷屬境內徘徊，發癡似地渴想還鄉却又害怕帝國政府的警察，到末了，他居然看見了這座那樣被他牽掛被他指望的偉大而親愛的都市了。將來，他要在这都市躲藏的，要用他往日的寧靜生活方式在這都市過活。警察是甚麼也不會曉得的。而尤其是在那邊，他的姓名是會死去的。他又想起了他到哈弗爾的情形，當時，他身上只有十五個佛郎留在自己的手帕的角兒裏。然而他還能繫搭上馬車走到盧昂。從盧昂，他就步行前進，身上所餘的僅僅三十來

個銅蘇。但是，在韋爾農，他用掉最後兩個銅蘇買了麵包。以後，他再也不敢了。相信在一條溝裏睡了好幾點鐘。他曾經把自己早已備好的那些文件送給一個保安警察看過，這一切，現在都在他腦子裏跳躍了。他從韋爾農是沒有吃東西來的，只帶着失望和憤怒，帶着種種使他去醫那些在身邊經過的籬前枝葉的陡然失望和憤怒；末了，他繼續步行，痠軟，戰慄，空着肚子，花着眼睛，雙腳不由自主地活像受了巴黎的這個影像所牽引，遠遠地，很遠遠地，在地平線的後面，牠叫他，牠等他。等得到了曲軌村，夜色已經是很濃的了。巴黎，儼然一大片壓在一隻烏黑地角兒上而佈滿了星宿的天，在他認作是嚴酷的，如同正因為他之復歸而生氣一樣。這時，他感到了一陣衰弱，他從山坡上向下而行，雙腿像是斷了。經過內伊橋的時候，他靠着橋欄，俯下身體對着那條夾在兩岸的濃厚體積之間推動墨水般的波瀾的塞因河；一座指導航路的紅燈，在水面上用血一般的視線追着他。現在，他應當向山坡兒上走，去達到那高高在上的巴黎。近郊通衢在他看來像是不可度量的。他新近經過的那幾百公里的路程，絕不算甚麼；而這小小的一段却教他失望，他大概永遠走不到那個被這些燈光蓋住的山頂了。這條近郊通衢，同着牠那些山高的樹木和矮的房屋組成的線，牠那些被樹枝影子所點染的寬大的灰色人行道，那些橫街的陰暗窟窿，牠整個的沈寂和整個的黑暗，平平坦坦地展開，而在這種死境般的荒漠之中，僅僅那些直挺挺而合乎規則地分列的煤氣路燈，用牠們黃而短的火焰放出了生氣。弗洛蘭再也不前進了，近郊通衢永遠延長下去，逼着巴黎退入了夜色的深淵。他覺得這些煤氣路燈用牠們的隻眼在左在右奔跑，一面移走

了那條路；他就在這個人昏眩的運動之中跌倒了；如同一堆東西暈在路面的石塊之上。

現在，他從從容容在這層使他感到一種羽絨式的柔饒滋味的綠茵上面搖搖着，他曾經略略抬起下頰，去看那片在那被人猜爲地平的黑色屋頂之上擴大的光明氣體。他達到了，他被人載着了，他只須把自己付與這車子的遲緩搖動了；末了，這種絕不疲乏而對着目的地的接近，僅僅只留下飢餓教他痛苦了。飢餓已經喚醒了，難堪的，殘酷的。他的肢體都睡熟了，他只覺得自己身上胃囊正絞着，如同被一副緋紅的鐵筍箝住一樣。他所藏身的蔬菜的清香，那陣由胡蘿蔔發出來的鑽人的氣味，使他狂亂而至於發昏了。他使盡氣力教自己的胸脯貼着這座由食物構成的軟榻，去縮緊自己的胃囊，去防止自己叫喚。而在後面，另外的九輛雙輪車，帶着牠們的白菜山，豌豆山，萵苣百合芹菜胡葱之類的堆子，都像是慢慢地在他身上動搖，並且要在他飢餓的最後掙扎之中，用食物的傾覆作用去埋葬他。車子忽然停住了，來了一陣由粗暴聲音組成的喧嚷；這是關口，關員檢查車子了。隨後，弗洛蘭進了巴黎城，他精力衰竭了，咬緊牙齒躺在胡蘿蔔堆上。

『喂！漢子，上面的！』馬丹佛朗朝瓦匆匆地喊着。

末了，因爲他沒有動彈，她就爬上車去更動搖動他。於是，弗洛蘭開始坐起來。他已經睡過了，他不覺得飢餓；不過他還莫名其妙。那種圓子的婦人數他下車，一面向他說道：

『您願意幫助我卸貨嗎？』

他幫助她了。一個胖大的漢子，彎着手杖，戴着軟胎呢帽，並且在外套左襟上掛着一塊徽章，